



# 錄

## No.4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 詩創作

紀 弦 致大冰河 2  
非 馬 晨網／白宮緋聞 2  
秀 陶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 3  
歐陽昱 美 4  
方 思 景 5  
黃 梵 等待雲雨中陰黑的鞭子落下來 5  
方舟子 如是我聞 6  
車幼鳴 星期五／二月的蘇醒 6  
達 文 嬰兒的眼／唐人街／衝動 7  
亞 君 屋檐下的歲月 7  
宋 非 幻象／雪人／熱帶雨林 8  
遠 方 越洋電話 9  
斯 冰 遠望天葬台 9  
野 鬼 鳥語 10  
李 斐 張家口風雪／藥 10  
蕭麗芳 回去／蘋果的迷信 11  
黃伯飛 老人與夢 12  
黃曉平 黃昏 12  
馬 蘭 1998年一號／1998年二號／  
1998年三號 13  
王性初 夢之詩 14  
楊 平 星夜小記／叢林道場 15  
陳計會 瞬間 16  
李天靖 徐家匯教堂晚禱的鐘聲 16  
伊 沙 聽著音樂入眠／習慣／  
大鬍子卡爾 17  
何家駒 金絲雀 17  
陳銘華 去年桃花／清明／原稿紙／靜夜思  
我的領帶／布礮崙橋 18  
范 倍 說夢／客人 19  
陳大超 嗑瓜子 19  
章 平 生死界 20  
陳 辰 詩歌的道路 20  
吳震寰 獻給媽媽 21  
一 方 春天的花園 22

占 戈 失意 22  
白 帆 詩人的畫 23  
文 錦寧 春蠶 23  
陳韶華 音樂廳中／劇場 24  
黃奇峰 風 24  
心 水 五月 25  
驍 程 在空濛中分手 25  
肖 楓 多倫多楊街 26

### 譯詩

秀 陶 馬克斯·夏可白散文詩抄 27-28  
紀 弦 詩王作品 保爾·福爾 29  
高曉昀、張愛榮 適彼靜土／存在／浮生  
·李德基 30-31

### 評介

伊 沙 重新開始的歷程和詩篇 32-35  
宋 非 死、愛與詩 35-36  
劉耀中 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和君士坦丁·  
卡瓦非 36-38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非 馬 雕塑·天書 封面  
羅 青 十萬圖之一：萬卷詩舍 封底

## 編輯筆記

●詩到今天幾乎人人都已默認它是一種“小眾”的“東西”的時候，我們不必問其價值何在？亦不必理會詩在所有的文學類別中是怎樣的受到輕視？但看有人煙處，就必有人默默地創作，默默地耕耘，對於我們這些自許為詩人的人便產生了激勵作用。何況，詩本就是对美的一種自然反應，和此種反應後的反思行為，詩人是不必要為了任何動機而創作的！證諸於我們簡陋的詩刊，近年來作者、讀者的增多，便知其不謬！

●由於作者的增加，稿件積壓頗多，許多作品，特別是佔篇幅的長詩、組詩一般都較易被割捨。詩刊取詩當然有它獨特的原則，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不錄取的稿件不一定是劣作，錄取的也不一定是佳作，這其中有鼓勵新人和篇幅的其他問題存在。希望作者諒解。

●另外，基於交流的意義，我們當然希望詩刊能讓更多人讀到，但現實問題不可忽視，我們也希望愛護新大陸的作者們在投稿之餘也能多訂閱。更希望我們的成員們能按時交付年費。

●第41期頁17黃枕〈故事剛開始〉一詩：“一場大雪剛開始”之前應有一行“故事剛開始”，另“秘密淋濕的愛情除了年齡”應為“秘密淋濕的愛清除了年齡”；第43期方思先生〈寄梅新〉一文，第31頁，第一欄，最後二行，在“現代詩實驗室”後，印出的為：“使詩這樣進入文學史的劃時代的作品”，原文應為：“使將來很多進入文學史的劃時代的作品”；第44期劉耀中先生〈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A Prose Poem〉內文：The Waste Land應是The Waste Land，Jessica Westo應是Jessica Weston，38頁後應有註④：她是英國近代研究文字象徵的學者。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西雅圖)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 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洛杉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New World Poetry 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E-mail: tchanw@yahoo.com  
網址: <http://home.earthlink.net/~fjsjmyaa/nworld/>

## ■紀弦

### 致大冰河

不是不可以用我的雙手去撫摩一下，  
不是不可以用我的兩唇去親吻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用我的一對眼睛

去凝視良久。 是的，良久，良久，良久，  
良久地凝視著，凝視著和等待著  
你的融化或凍結得愈堅實而寒冷。

哦！大冰河：你多美呀！  
不管你神秘的內部究竟有沒有生命，  
也不管你的年齡到底是幾萬幾千年，  
而總之，你外面的形象  
是一個至極動人的存在。

讓我撫摩一下吧，大冰河！  
讓我親吻一下吧，大冰河！

但是你是屬於我的朋友洛夫的。  
我想我還是不必有所接觸的好。  
那就讓我離遠一點看看風景算了。

是的，我是一個看風景的。  
我不僅用我的肉眼看，  
而且用我的心眼看。  
哦！大冰河，大冰河：  
你多美，多美，多美呀！……

後記：

（一）洛夫的傑作〈大冰河〉，我讀了五遍；每讀一遍，就掩卷三嘆，一共嘆了十五個嘆。他寫得那麼長，而又那麼好，我真的是服了一服了。

（二）我讀朋友的詩，頂多每首三次，而一連讀了五次的，只有這一回，足見他這首詩，我多麼的喜愛。而於喜愛之餘，我也草成〈致大冰河〉這首新作，用以代表我的掌聲與喝采。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 ■非馬

### 晨網

晨光裡  
每一蛛絲  
都亮閃著  
生命的信息  
美麗單純

一隻蒼蠅  
卻莽莽撞撞上網  
想去解讀

1998·2·4

### 白宮緋聞

兒童不宜  
成人更不宜的  
肥皂劇

面紅耳赤  
每個人都是觀眾  
更是配角

1998·2·7

## ■ 秀陶

#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

### I 通情達理的物理

常聽到這句老生常談的、古典式的慨嘆，（其實下面還有幾個字“那就好了！”）彷彿下棋時，被圍死了一大片，心有不甘而要悔子似的，頗有點耍賴的味道

諸如賭錢輸了的時候；女朋友跟別人去了的時候；白髮愈來愈多的時候；醫生宣佈絕症的時候……這句話，或者是想說這句話的心意，便油然而生

然則，時光真的能夠倒流時，便又如何呢？賭錢便不輸麼？女朋友就會回來麼？……如果一切不變，時光倒流，只不過是依舊的再流一次而已。舒服過的雖可再舒服一次，痛過的也得再痛一次。這當然並非本意。那末，倒流後，是想有所改變吧。變的話可麻煩了，牽一髮而動全局。首先，你要倒流回去，所有你的親朋戚友，凡與你有過接觸的人，同過學的、共過事的，甚至那些同過車共過船的，你連正眼也不曾望過一眼的那些人，勢必都得跟著你一起倒流回去才行，連死了的都得從地下叫起來。否則你一個人回去，回到一望無垠的沙漠或者無人的荒島，回去幹什麼呢？好了，大家都跟著你倒流回去了，你想有所改變。譬如說在學校你原是榜尾，現在你想得全班第一名，那位原來是第一名的，以及其他所有的名次都得依序地退一位下去，就像書架上突然擠進一本新書，所有其他的書的位置都得挪動一下。尤其是你想收回虧蝕掉的金錢，別人就得掏荷包退還給你……你想別人願意麼？

所以當你想發出那樣古典的慨嘆時，最好先問問看別人願不願意？物理學就是怕麻煩，所以硬性規定，不許倒流。當然要是有一天，全民都投票要倒流，物理也就沒什麼辦法阻止了，對不

### II 孟婆湯

英雄好漢在砍頭的一刻，他們不悔棋，不說如果時光倒流便好了那樣的話，他們只是大叫一聲：

廿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連阿Q先生在臨刑前的一瞬，據魯迅先生說，也曾福至心靈無師自通地那樣叫過。那可不是車被人吃了便想要賴、便要悔棋那樣的行徑，而是不待終局便投子認輸，說：“再擺！”那樣壯烈的行為

無奈設計陰司、輪迴的人另有所圖，他要所有的死靈魂在轉世投胎之前，都排隊經過孟婆亭，喝一碗免費的孟婆湯。那碗湯一喝，前世的榮辱、恩讎以及苦樂便全部忘得乾乾淨淨。出生之後，廿年後成不成一條好漢，根本無從得知，大家都只能渾渾噩噩地過

唯願孟婆什麼時候也來我們街口，開一間分店，每個禮拜或者每天我都會去光顧她一碗。時光既然要全民投票通過才能倒流，那末看看要輸棋了便手一抹，弄混了棋局，讓那個贏棋的贏得不痛不快不也過癮麼

### III VCR

現在，只要007的嘴角一蹙，我就知道他要出什麼點子；羅蜜歐死去活來怕不有上百次了；教父雖說口齒不清，他那幾句台詞我也能倒背如流……總之家中僅有的幾卷錄影帶，被我老是看老是看看熟了，看膩了，看厭了

今天，我自機器中抽出放了一半的那卷光屁股打架的影片，甘脆自己一頭鑽了進去，平躺下來，我要放我自己

不耐煩把帶子回捲到開始的地方，我就自目前倒著朝前面放，看到自己蹙蹙地退著走路，我笑，看到不是我付錢給人，而是大家付錢給我，我笑得更開心。看到幾張親切的長久少見的面容，我傷心。看到我滿面的淚水，一滴滴地流回眼眶，我悲慟得更厲害。最喜歡，一看再看的，還是同女孩子們在一起的那幾段。我把幾十年反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最後總算弄清楚了。好傢伙，住出了感情，算得是故鄉的地方有九個；國籍共是四個……

直到妻進房來找，我才嗖地一聲，自機中跳出來，那時屏幕上什麼都看不到了，只有漫天的風雪，就像是把帶子放到明天去了那樣

March 98, Village Green

## ■歐陽昱

# 美

美在肌肉突露的手臂勾住尼龍衫下的柔軟腰肢  
美在唇兒相碰時那一微米的間隙  
美在“潑喇”擊響耳鼓卻從眼角溜走濺起水花的大魚  
美在整座森林一動不動淋著喧響的大雨  
美在昏黃的玻璃後藍色透明的窗帘微微顫慄  
美在朝陽剎那間點燃向東的幾千面金閃閃的窗戶  
美在淨水中的綠樹倒影在晴明的天宇  
美在騎車而來的男子背後那雙雪白高跟鞋的尖底  
美在深夜中永看不見的那只飛鳴的布穀  
美在月光洒在四周深濃的樹蔭下懷中熟睡的情侶  
美在隔河遙望一個屈膝坐在花叢中看不清面影的少女  
美在胖乎乎的嬰兒像糖躺在小兒車的湯匙讓媽媽輕推過亮湖邊一棵棵粗大的黑樹  
美在白鷺鷥驀然驚起撲喇喇打破陌生人的沉寂  
美在心中互相猜測時那探詢的默默對視  
美在脫光衣服讓滑嫩的湖水滲進所有毛孔的舒服  
美在睡意朦朧中聽見每一片綠葉吹響晨鳥脆亮的銀笛  
美在山巒森林村道湖泊炊煙沉浸在露水洗過的靜謐  
美在黃昏的大火鮮紅地和粼粼的水波最和諧地擁抱在一起  
美在雪白的水鳥忽落進對岸碧深的林中倏然不見蹤跡  
美在冬夜無人的小徑上鑽進鼻孔的一縷稍縱即逝的清香  
美在遠隔塵囂被人類拋棄的孤獨  
美在濛濛細雨等人不來的傘下長久的無語  
美在獨自個兒散步身邊掠過一對緊緊擁抱親吻的情侶  
美在夜深寒冷的枕上傾聽清醒地敲打階石的雨滴  
美在尿脹時拚命宣泄後的無比快意  
美在半邊臉眼睛明亮唇兒鮮紅半邊臉瞎子麻子疤子  
美在星期天華麗絢爛的街頭一個蓬頭垢面的乞丐  
美在年輕姑娘吐在地上的一小堆唾液的痕跡  
美在成群的蒼蠅麻麻地綴在噴噴香的油餅上  
美在粗獷的小伙子互相詬罵著在一起打趣  
美在廁所臭氣薰天的環境中創作構思天堂的意境  
美在互相蹂躪後投入彼此瘋狂擁抱的陶醉  
美在嬌艷的女郎細長的手指夾著香煙一枝  
美在青年男子長髮垂腰長裙拖地身披花衣

美在毫無意義毫無道理

九八年寄自澳大利亞

景

九八年寄自新澤西

風息  
 一隻野兔  
 展翅  
 撲破沉寂  
 水天交接  
 落下  
 一抹顏色  
 看景的人  
 還在  
 傾聽  
 驚起一身寒意  
 祇是  
 無  
 限  
 黃昏

■黃梵

等待雲雨中

陰黑的鞭子落下來

等待雲雨中陰黑的鞭子落下來  
 在整個白天熏心的拍賣中被激動的黑暗掩埋  
 啊，她期待，如果天空有美麗的睫毛  
 它們也應該一根根掉下來，反彈起  
 史詩般有力的情節在愛情的腿根處停靠

在燕子的繞行中，在船舶靜靜的停泊處  
 她已經看見那被稱讚的淚水在趨向最後一招  
 她的親人在閃電的傳單下逃散啊，這多麼像  
 新來的醫師把熱情讚美的膜從眼球移開  
 原諒天空像你我之間一場爭奪家產的抱怨

人們避風而去，她出汗的身軀像鋼水在等待啊  
 看見屁股底下的座墊已經與車輪在分開  
 自由但繃緊的長弦忍受聲音雕塑中新的刀刻  
 ……她不答覆，不願在壯麗的塵昏樓市中醒來

1997/5/11南京

## ■方舟子

### 如是我聞

是菩提樹下一場清涼的夢後  
曇花在眼前再次開放  
燦爛一如昨日  
而我已經厭倦  
崩潰的時刻終於到了  
我在此刻睜開雙眼  
在靜穆中把目光垂下  
整個王國就在腳下輕輕拋棄  
從此家園即是他鄉  
而他鄉即是家園  
為了回歸故里我即將浪跡天涯  
尋找一句失傳多年的偈語  
在肉體之上參禪然後涅槃  
在血淚之中頓悟然後飛升  
歡喜之後是磨難  
磨難之後還是磨難  
千百年後只遺下一隻待月的手指  
一朵將謝的小花  
和一個無人能解的微笑  
而公主！異族的公主  
你是這個苦難的世界裡  
無法躲避的最後誘惑  
萬千柔情展示天堂的幻影  
我仍然需要一個不變的理由  
才能相信美麗與腐爛的輪迴  
否則我別無選擇  
只有繼續端坐於此  
守衛心中這一塊空曠地  
而公主！異族的公主  
你是否敢於踏入這條永恆的河流  
漂流而入我的心中  
一起勘破剎那的因緣  
那神聖的時刻  
必有五色花自天上撒下  
紛落如雨

1998/2寄自聖地牙哥

## ■車幼鳴

### 星期五

灑散著荷爾蒙的空氣裡  
飄著期待的眼神，  
椅子在亢奮中  
發出聲響。  
一個人在專注地自語，  
一屋人出神地聽著  
窗外的雨  
注滿他們的空虛。  
創造世界的力量是意志，  
統治生活的主宰是平庸；  
饑餓。

1998年1月16日

### 二月的蘇醒

一條條道路  
猶如粗大的食道，  
載著疲憊的車流  
朝著盲目疾馳，擴散。  
警車像出擊的鯊魚，  
不時咬住時間；  
使癱瘓的交通  
陷於癱瘓。  
於是繽紛的城市  
變作喧騰的  
海底世界，  
四處是滾動的震顫。

1998年2月6日  
寄自Charlotte

## ■ 遠文

### 嬰兒的眼

透過走廊的盡頭夜色漸濃  
夜色中每一寸圖案正在成形  
前生的記憶模糊了

門廊外面  
蛙聲起伏

### 唐人街

埋葬夢幻的殿堂  
是夢幻  
最成型的焦點

煙花  
是沙礫中的臉

臉掛衣車的針  
在油鍋翻滾

油泡的香蕉如泡  
味道是粉

### 衝動

我遇到一道閃電  
黑暗中撲向海  
那海是忘川……

我終於赤身裸體  
乾枯在沙灘  
一千條舌頭的唾液中

## ■ 亞君

### 屋檐下的歲月

撐起來一片晨霧，收藏下一線暮色  
跨不出的是那角生活的屋檐  
日復一日  
誰和誰行影相隨

你抬頭四顧，近處不隱藏風景  
還是那片天空  
比重複更加久遠  
還是那頁窗帘  
一會兒漂黃，一會兒漂白

屋檐從馬背上卸下了遠方  
已用不著詢問秋風的長短  
池中的幾片水花  
那麼輕飄飄的  
品嚐不出飄泊的份量

總不能像喝白開水那樣  
一口口喝乾日子吧  
雖然從今天的一桶水  
看得穿明天的桶底

當你在夜晚打造一根又彎又長的木勺  
要在水面搯出幾分漣漪  
那只黏在牆上的白蟻  
一邊啃嚙著時光  
一邊爬到耳邊來自言自語

1997.10—1997.12



## 幻 象

萬物從漩渦中產生又消失  
欲望在漲潮的月光中沿虹生長  
日蝕之時 怪星君臨  
你冷冷的聲音穿過我的雙肩  
迷惑的目光成為手勢不可穿越的瀑布  
昔日如記憶中的五彩泡沫  
不堪日與夜的想像 炸開  
這時 我的驚訝幻若美麗的空洞

魚群游離視線  
我只能望著淡紅的天  
天邊流蕩的情緒是甚麼  
亂石中纏繞扭曲的又是甚麼  
各種回答窒息我的靈魂  
肉體成為標本懸掛在望天樹上  
等待著盛開罌粟花的原野  
在原野中徘徊不歸的童年

## 雪 人

面臨深淵  
背靠虛無  
一個人在時間裡嘆息

下雪了  
下雪了  
天氣不再是  
我們想像的範圍

堆雪人  
堆雪人  
我們是雪人  
雪人是我們

## 熱帶雨林

這個國度  
時間若反覆折疊的長劍  
懈怠地垂下雙臂  
盤根錯結的古藤  
把空間分割成無盡的陷阱  
瘋長的捲鬚  
紫色的小花  
把愛引向陰涼的大樹下  
活著並不要希望  
葉落的事件  
花謝之事件  
都會在根的深處  
喚起一次深深的沉醉  
一次濕漉漉的撕裂聲

根懸墜於空中  
從悠悠裡吮吸著  
嚎叫的欲望  
等待著逝去的一切  
在濕熱的晨霧中  
再一次如花綻開  
暗紅色的鱒魚  
伏在落葉之下  
聆聽著蒼白的音樂  
甲蟲和卡夫卡  
交替變幻

血紅的食人蛛  
謹慎地游動在  
時間和空間的邊緣  
咀嚼著過去  
使發生和沒有發生的事件  
成為迷幻  
成為黑洞  
出沒於墓穴的蛇  
昂首想像著  
自由國度裡  
閃光的金蘋果

一九九七年寄自康州

## ■ 遠方

### 越洋電話

1

好長好香好熱的  
一條熱狗喲  
在隨意的兩頭  
不隨意的人  
各自咬了一口  
慢慢嚼吧  
這是桃花泛紅的季節  
不那麼容易冷的

2

你清醒時  
我卻往往迷糊著  
連個飛吻都懶得做  
我們別無選擇地  
達成共識  
把這地球村  
毫不留情留戀地  
拆遷改建成  
地球家

一九九八年元月於聖彼德

## ■ 斯冰

### 遠望天葬台

移向三十而四十度的斜坡  
他們赤足拖曳  
嚎哭 失聲哭向凌晨  
天葬台上輕輕放下 放下  
斷絕了的生命 放不下  
是騰昇為霧的悲戚

遂有群鷹盤桓分啄軀體  
從眼球開始 以及  
如此 七魂六魄散或不散  
回魂夜還能顯現  
親親親人？

我在萬千里外隔岸觀  
看文明冷冷摒拒他們  
看天日之下也無光采的天葬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日·加州

## ■野鬼

### 鳥語

鳥鳴高不過天空  
正如人類  
永遠也無法看清自己  
那些在混凝土中  
隱身的眼睛、骨頭和血  
不再醒來

就算我說世界像一幅畫  
就算我掛起招牌收購證詞  
就算我握住嬰兒的手  
凝視初生的老虎  
就算我們每天朗誦精裝的  
姓氏、童話和鳥語

誰又能相信，從今夜開始  
鷹會向低處飛  
星光永不黯淡  
或者，點燃雪花可以取暖

大地貼滿符咒的日子  
月亮與殭屍同行

咿——呀！

一九九八年元月一日重慶

## ■李斐

### 張家口的風雪

沒有雪人的陪伴、隆冬今日  
家裡小孩與電動機爭吵  
沒有飄雪灑落的聲音，紐約冬夜  
隔鄰電視機互視失眠的眼睛  
我的思索沿著線路遊走  
輕撫大地受創的傷口  
入目莽莽灰灰的華北饅頭  
飛沙滾滾塞內塞外的長空  
風颳過雪掩過回返原始部落  
瓦礫與斷磚殘疊不動溫情  
土地親臨考驗我們受苦的韌性  
樺樹枝條冰水欲滴  
空茫天日貓狗噤聲  
電視機高頻率喚我回來  
說道長野冬運雪量憂慮不足

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一日

### 藥

括您臉膛耳光  
我皮膚熱刺刺  
您啞子樣抗議  
我死不信您幹那樁事  
唉！怎好解釋這一次  
人家口水您臉上吐  
有憑有據冤賴了  
請問如何偏要做  
金銀銅鐵重啊重  
以後人家叫咱家是賊種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

## ■蕭麗芬

### 回 去

1

白雪腳丫 踏中  
命定的地雷  
在胸前綻放

2

人活的太久  
能做的太少

3

到達的時候 已經晚了  
一如命中各種時機  
一一錯開  
更像我的誕生 再早  
也已太晚

4

擁緊爸爸  
試圖把疼騙一些過來  
然它 矢志不移

5

最大的幸福  
實在和時間無關  
和物欲和精神和誰都無關

最大的幸福  
僅僅是 不再痛楚

6

嗎啡  
母親默認的情婦  
酣睡中 狂熱相擁

7

張望飛花  
知道自己仍在樹上

8

相信太陽  
唯有她  
不離 不棄

9

“爸爸”  
從此脫離聲帶  
自立為另一語言

10

七十年  
泥土最年輕的兒子  
沿著七月七日  
一路走去

3/7-7/7/1997

### 蘋果的迷信

我以  
古老得足讓上帝迷惑的詞匯  
駁斥一個  
比愛情更糜爛的謠言  
允諾的長河  
在冬夜的樹上 凝住  
赤道之上的人聽不見  
千里而來的人無法看見  
他在眾神眼前閃過 像  
一面鏡子 落下  
為了免被識破  
他不只一次  
偽裝刺客的背影  
突襲素未謀面的路人  
卻羞於坦誠 僅僅為了滿足  
亞當最後的 衝動

寄自馬來西亞

## ■黃伯飛

### 老人與夢

夢中是沒有年紀的

入世以來  
跳跳蹦蹦的  
磕磕碰碰地  
心中 身上  
記憶 疤記

夢中是沒有結句的

課室中 課室外  
古戰場 今戰場  
淪陷區 活地獄  
死別 生離  
夢來 夢去

突然驚醒  
要找個結局

黯然傷神  
要尋個繼續

老人與夢 應不止

《老人與海》①  
倒滿心愴記著  
杜甫 李白

“羞將白髮還遮帽”②  
還是  
俠酒 擊劍  
逍遙桃李園外③

看看床頭  
電鐘  
將近五點

半醒不醒  
窗窗外

## ■黃曉平

### 黃 昏

在黃昏中訓練戀情  
隔斷死亡與新生  
誰的面頰 臨風而舉  
放射意亂情迷的紅暈  
草坪上的割草機 嗚嗚  
正在清醒的園丁手中  
操縱

黃昏之外 除了獨尊者  
披掛明黃 端坐皇椅上  
一般來說一般的人  
總在奔忙 總被什麼吸引  
如一錠純色的黃金  
或一只啼叫的黃鶯  
弄得頭暈目眩 就到了  
黃昏

誰在日理萬機中  
錯配了一天的時辰  
誰在喊黃昏了  
喊懵了正飲下午茶的人

一九九七年寄自安徽

未明 微明

翻轉枕頭  
再饒上一覺  
且莫忖側  
天雨 天晴

註：

①美國作家海明威，生年未滿七十，寫了《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不久即自殺棄世。

②“羞將白髮還遮帽，笑倩旁人為繫冠”(杜甫詩句)。

③“桃李園”一詞見於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 ■馬蘭

### 1998年一號

陰險的北方，正在製造愛情  
婉轉迷人，風吹草動  
你看著我擁擠的手指揮我花色不一的聲音  
一個關鍵詞從你眼中吐露  
折斷空氣  
我發誓你再握不住我的手在這條路上  
所有的故鄉都逃荒似地逃亡  
還有誰在我的記憶中鋒芒畢露  
被哭泣感染，這是一種病毒  
混淆是非，燃燒起來，有始無終

軟骨、練門，你用語言尖銳地一擊  
摧毀是如此有緣有力在新年慶祝的經典裡。  
暗傷的血跡，透露節日的喜氣  
我們萍水相逢的男女又何必銘心刻骨  
流逝的情愛不被筆記省略我還能奢望指甲什麼呢！

一詠三嘆的把戲我們唱過多麼次了  
尤其在沉船的末日，淚水只能使海水更緘默。  
歸路的冷風仍然捲動深淵般的情慾，鋪天蓋地  
砸碎地面上的沉冰，且絕塵而去。  
不幸的我呵忘形卻不得意，無論我多麼傾倒於往事。

你手掌的線條我凝視多久我並不傷心。  
我看見我飛奔在廚房的身影感動不已，真的  
何時這麼生機勃勃。可她在你後面埋伏，如  
秋冬的白霧。斷裂就從這刻開始了，身下的水也承擔瓦解  
拒絕作為一個單數，拒絕你，我自甘枯萎吸氣而亡

1998.1.1 紐海紋

### 1998年二號

複製的孩子表情純真，在家庭潛伏已久  
她們懷藏殺機  
殺父。這是基因裡的信仰。

花園裡表演吸血的節目，父親膝下永遠的紅字  
然後她們報警但

她們不會尋找母親  
她們是被創造者。被創造者無須親人  
一路殺父而來，而去，舉止多麼活潑

投毒。女性獨特的技術，精美無比。  
彈指間，鳥飛花落，竊笑的孩子們呵  
在誇張地敘事

最後的生母也是複製者  
在精神病院，她們同聲對她說  
我們僅僅是知道你必將到來。

1998.1.3 紐海文

### 1998年三號

你送我走的那天，雨水在我掌下  
包圍空虛的時間  
伙同早熟又堅韌的風站立街邊  
我注定不能把你帶走至到最後的嘆息  
以及毀滅的理由，可為什麼我出門就要下雨呢  
你說

要不要水果，水果這個複數名詞  
這又是誰的浪漫，十九歲的水果刀直削到今天

回去老了回去，或者在這裡潛伏  
你的行蹤不定可你有水果  
撫恤你的皮膚，我看見你的妝檯，你無影的身體  
輕便地舉行儀式，照射  
我離岸的步驟與聲調、故事配套

雨水跟隨我而來，或是我帶領雨水前行  
這些後世的因果，怎樣才能迎風清脆地歌詠

然而無論我在哪裡，你不要等我，你說  
我出門就要下雨  
可我為什麼也懷抱了水果，並看見你瘦小的胃  
吃驚地伸縮

雨水滴在水果刀上  
吞食想像、往事、我四分五裂的手指。

1998.1.13 紐海紋

## ■王性初

### 夢之詩

#### 尋夢者

抬指頭半載已過  
夜的河床每每枯竭  
夢是河底之魚  
溜掉的溜掉  
死去的死去

至今無夢  
無夢之夜是黑色的白天

於是  
夜夜祈夢無夢  
無夢之夜非夜

又想起那時節  
夜的河床每每泛濫  
常有美夢與噩夢溢出  
伴隨著嚙語笑語  
在河底歇斯底里

反覺有趣  
有夢之夜是白天的黑色

可知否  
夜夜藏在夢裡  
夢夢匿於夜中

#### 觸摸一個舊夢

牆壁還原成冥想的魚鰓  
心血沸騰到冰點  
混沌中瞥見你的分裂  
夢依稀長出枝丫

瞳孔的背後是憔悴的額頭  
明亮的溪水發顫

死去的肢體是打谷場的吶喊  
活著的影子是手腕上的旗語  
歡愉地撫摸那風的微笑

擁擠的歲月依然那麼年輕

你追訴我流星的殞逝  
你知道我黑色的降落  
你理解我橙色的格言  
往日一起栽種的笑聲  
今夜已在夢中重新收獲

曾任其荒蕪  
任其閃爍  
任其晶凝含糊的呼吸

隔著千里的緘默  
摘一枝抽芽的思念  
一下子噴出  
失去回歸線的吼叫

醒來  
你仍站在早被淹沒的夢中

#### 信封裏的夢

三月的夢囀  
裝在航空的信封裏  
等待譴責  
等待一次言語的屠殺  
這有什麼可怕的

森林的濤聲來自胸中  
目光已錯過了懺悔  
孤獨的和音  
寧靜而冰冷地咆哮  
這有什麼可怕的

童年的小河已經改道  
流瀉的淒美不再  
岸的堤壩築成身後的長影  
心的錨鏈絞得緊緊  
這有什麼可怕的

不認春風  
不認秋月  
不認夏日  
不認冬雪  
所有不可怕的都如此可怕

■楊平

## 星夜小記

星星越過天頂時  
我聽見了精靈的呼喚

去吧去吧  
騾動的時刻一到  
最寧靜的心也不免亢奮起來！  
想要撕裂什麼！釋放什麼！  
……且瀟灑的拋開影子  
讓自己隨著窗外紅葉一起旋轉！一起飛翔！  
從高處擁抱寂寞……

我掬起一片月華  
往事，音符般  
繽紛的從指隙漏下……  
無盡的藍閃爍著精魄一樣的光……  
我想起愛人瞬間發熱的軀體……  
幸福啊  
當肢體化為浮雲，眼前開滿花朵  
又甜又酸的氣息輕輕流動  
我闔目躺在時間的大海上……

而南方，那片遙遠 熟悉的豐饒之鄉啊  
此刻，是否正在落雨？

## 叢林道場

——有贈：澳洲·中天寺

木葉沙沙的摩擦空氣而後  
召喚著我  
不久，千百思憫化為漫天雨花  
窗外光影漸漸淡去  
漸漸沉澱於 一顆心底凝定  
……而自己也成為一棵樹

■李光榮

## 最後的漁歌

打開睡眠惺忪的河流  
我聽見漁者的歌聲由高到低  
明亮漫世的漁歌  
和水一樣  
曾牽動了多少人的視聽

這是最後的一支漁歌  
僅有的幾只鷗鷺  
在偏僻的水底飛翔  
而它們水面上湧動的波紋  
已寥若晨星

如果夢中的長篙  
撐過的只能是紙上的河流  
昨天的純淨已距我們很遠  
工業時代的陰影  
又是怎樣地臨近

一九九七年寄自安徽

吐納三萬六千個毛細孔  
遙遠的聲音逐漸澄明起來  
不可言傳的喜悅  
宛似動的風輕輕觸及了什麼？  
閃電般的凝定中  
一念清淨  
悄悄溢滿了我底心瓶：

喔 虛空中沒有幻滅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北



## ■陳計會

### 瞬 間

光已抵達。我們的手指觸到  
歷史和神話。通體透明的水流  
在時間的背面書寫，一種超驗語言

什麼在葉脈上流動？在花蕊間湧出？  
什麼穿越我，迎風招展的靈魂  
此刻，蘋果成熟墜地，琴弦繃斷  
但無法表達：哭泣或歌吟

俯首蒼茫。該來臨的遲早會來臨  
誰能告訴我，靈魂的負載和葉片伸展的  
姿態？或許早已安排，冥冥之中  
只有聽從。無奈？坦然而安祥  
一切，一切都被經歷，在時間的路上

災難或幸福。遠望的雙眼呵  
為何濡濕一片？抵達燈盞的光  
越過我們的額頭和想像。真實而生動  
在內心深處。我們的手指，卻握不住  
此刻的光芒。時間的翅膀呵  
掠動滿河的憂傷

一九九八年寄自廣東陽江

## ■李天靖

### 徐家匯教堂晚禱的鐘聲

穿過幸福得危險的車道

蹣跚的老人想去親吻  
鴿子與鐘聲一起落在  
一朵花上的影子——  
心中的天國  
鴿群只擁簇持鴿食的手掌

想離開與它們一起啣咕的  
老人很遠 鐘聲消失  
不獨天下的鴿子一樣的德行

一九九八年寄自上海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  
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  
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  
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  
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  
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  
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  
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  
以原稿紙牘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  
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  
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下列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 tchanw@yahoo.com

## ■伊沙

### 聽著音樂入眠

雙簧管奏出人體的音樂  
某人在打鼾  
留宿在我小屋的哥們兒  
用鼾聲提醒我  
談話可以休止  
他已進入酣暢的睡眠  
我在黑暗中  
睜大眼睛  
是一個聽眾  
睡不著又聽不下去  
誰能忍受如此折磨  
後來我試想這不是  
人所發出的  
而是真樂器  
我聽出雷聲  
和暴風雨襲來前的意境  
似有風起雲湧  
聽到雨聲已在夢裡  
次日清晨拉開窗簾  
晴空萬里  
陽光普照大地

### 習 慣

放著家裡的廁所不入  
我時常拐入隔壁的老街  
去上那簡陋的公共廁所  
叼著煙捲  
它牆上的字畫  
即所謂的“廁所文學”  
比我往常坐在馬桶之上  
誦讀的玩藝兒  
更有助於健康地排瀉

## ■何家駒

### 金絲燕

絕活乃巧繡  
金絲織成的靈性  
風雨穿梭

束之高閣  
煙鎖

### 虹

打撈出滿目傲慢  
泛起的紅不經意  
反彈

一九九七年寄自太湖

### 大鬍子卡爾

燕妮不在  
大鬍子卡爾  
扔掉鵝毛筆  
脫去燕尾服  
溜進了廚房  
把那正削  
土豆的女僕  
壓在地板上  
直喘粗氣  
這算不算  
一個階級  
在壓迫  
另一階級

一九九七年寄自西安

## ■陳銘華

### 去年桃花

情人的唇  
悲傷地烙在  
我蒼涼的胸前

愛的焦味瀰漫墓地  
三月的天空  
曾經有霧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洛城

### 清 明

山是青色的  
雲是白色的  
踏青的女子多顏色  
而我仰望的心情依然  
有時是山的  
有時是雲的

碑一樣發芽的感覺

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洛城

### 原稿紙

不知道前世有幾遠  
不知道來生有多近  
只知道每次分離  
文明都彷彿走到了  
盡頭  
四野綠無人  
鐵軌南行  
鳥南飛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洛城

### 靜夜思

烏龍蒼白  
寂靜喧嘩  
有一個人  
自黑暗中  
長出

望著我  
望著我  
春天昨夜來過  
櫻花恐怕就要開了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洛城

### 我的領帶

我的領帶有一陣子大得像小孩的口水巾，彷彿可以用來抹嘴；有一陣子卻又小得像閃縮的蛇信，幾乎能勾三搭四；都是既不體面又不實用的東西！不過，最令人難堪的還算是自以為能取悅老闆和客戶，且瀟灑得有點心猿意馬的那條——每當繫上它，便不知想起的是那水汪汪的女子，抑或是她每天拉著散步、像狼一樣嗚嗚地流著口涎的哈巴狗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四日洛城

### 布碌崙橋

“布碌崙橋從布碌崙通向曼哈頓，又從曼哈頓通向布碌崙。”導遊簡直廢話連篇！連無邊的苦海，回頭都還有岸。除了我們的奈何橋和威尼斯的嘆息橋外，難道還有什麼橋是單向的麼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紐約

## ■范倍

### 說 夢

關於肉體的變形記，關於大地的  
秘密。一個人消失在樹林深處  
另一個人出現在光芒的陽台

關於聞雞起舞的石頭，關於星辰的  
無端叫喊。談情說愛先生  
早早披上了鮮花的長袍

拿起生活的武器，或者放下  
幽靈的速度不可預測  
勞動者的歌唱不得停止

只為了仰望天空，只為了消遣  
詩意盎然先生，幸福先生  
編寫了這溫柔的一曲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七日

### 客 人

從懸梯上下來，他引起了混亂  
彷彿一架飛機衝向大海  
彷彿蜻蜓喪失了翅膀

我們在水池邊談了一小時  
而高聳肩膀的另一群  
在黑暗窗戶裡窺探

那看不見的巨型機器  
瘋狂旋轉，瘋狂  
這新式的歡樂

和新式的精神  
多麼好  
我們可以繼續活著

## ■陳大超

### 嗑瓜子

你還不會嗑瓜子就喜歡吃瓜子呀  
孩子，爸爸只好給你嗑  
你吃一顆爸爸給你嗑一顆  
爸爸嗑一顆你吃一顆

瓜子殼一片一片地散落在地上  
瓜子仁一粒一粒地喂進你嘴裡  
孩子，我的孩子  
每顆瓜子都是一粒種子呵  
你每吃掉一顆瓜子  
世界上就減少一顆種子  
可這個有情又無情的世界  
是絕對不可能讓  
每一顆種子都生根發芽  
擁有一片成長自己的天地的呀

但這都是太深的道理  
孩子，爸爸只想告訴你  
只有自己長出堅硬的牙齒  
才能真正品嚐到生活的滋味

一九九七年寄自湖北

彷彿混亂和寧靜  
這性格不同的兩姐妹  
只是純潔的一個

彷彿我們在水池邊的一小時  
涉及肉體，涉及汽車  
也涉及一位美國人的詩

他從懸梯上下來，引起混亂  
彷彿一棵舊樹懷孕  
彷彿饑餓的肚子春暖花開

一九九七年八月廿八日寄自四川綿陽

## ■章平

### 生死界

1

風，怎麼沿一個鼓手動情的臉孔吹著？  
我們的窗口為何去的人不返

教堂鐘聲敲不醒聖經上的字  
死者，或在同一樣生長野草撒開陽光的路上

泥土悄悄覆蓋  
白花紛紛跌落  
淚水哭一個沒有皮膚和血肉的世界

2

越過教堂墓林石碑上每道石紋的天空  
他或她做著道路渴求腳步一樣的夢？  
或也會手舞腳蹈或吟它一二句小詩？

那裡有酒嗎？有像高粱釀出血般鮮色的酒嗎？  
也有人喝醉？  
呵，墓碑為什麼像失聰的老者啞然無語？

3

冥河流動，我們看不見  
隔著冥河……聽不懂他們的說話

啊！但他們丟棄的災難我們搶在手裡

4

蒼白和幽暗塗抹每一個生者的屍布  
紙錢灰飄揚在明眸皓齒臉孔的背後

這些將如珍珠般撒落的日子  
這些將如芬芳撒落爛泥的日子

## ■陳辰

### 詩歌的道路

在午夜裡 誰沿著飛翔的馬車  
沿著天堂和死亡找到了詩歌的諸神  
平坦的道路上，大師手持燭火  
發射神密的詩歌的光芒  
輝映著愛情  
照亮幸福和悲傷

是不是那偉大的盲人  
在聆聽波濤的聲音  
是不是大海隱藏的風暴  
多情的歌唱中令人心碎的聲音

流歌瞬間的火焰  
流星回到愛情的巢穴  
七月七日 詩歌的道路  
在大風裡 浩蕩無比

一九九七年寄自合肥

5

午夜夢回，月在床前  
我聽著異質的腳音從上空踏過

如蜻蜓的翅膀透明地飛過荷塘  
如芭蕾舞演員的腳尖在水面輕點漣漪

呵，路走盡，路又開始  
今夕何夕？又何去何從？

一九九七年寄自比利時

## ■吳震寰

### 獻給媽媽

媽媽一生含辛茹苦，拉扯大了我們姐弟妹六個，她老人家卻積勞成疾，再一次得了重病，在醫院陪她老人家十多個晨昏，百感交織，乃把些零碎的念頭整理出來，成了這組文字。謹以它獻給我媽媽，也獻給天下所有偉大的母親。

#### 一、心電圖檢查

這條千轉的回腸  
比媽媽走過的路  
哪一條更加曲折漫長呢

#### 二、換

終於用一則笑話  
換了母親 和自己  
一個笑  
卻因笑而發現  
母親臉上湧現的更多皺紋  
而暗淚泉湧

#### 三、呼急器

壞東西  
永遠不要作聲吧  
你不說話  
可沒人把你  
當啞吧

#### 四、夢

病房前有一棵樹，寒風中伸到窗前的一枝丫上，瑟縮一粒綠芽……

我夢見 自己是一丫綠芽  
從乾枯的枝頭  
拚命探出頭來  
問：春在哪裡？

#### 五、晨光穿過窗紗照進來

多美的線呀  
真想把它 扯下來  
織一件五彩的綢衣  
獻給 媽媽

#### 六、影子

病房夜裡十一點鐘開燈。

終於想通了  
我勇敢地讓護士  
把那盞給自己慰安的燈  
捻滅

投身黑暗  
那一直糾纏我 折磨我的  
影子  
倉惶遁去

#### 七、假如能輕點

護士給媽媽補液，連扎五次針方扎準血管，媽媽這日手上腫了四個大胞……

目光一再 被針刺得  
啊啣尖叫了一聲

“怎麼啦！”護士橫了我一眼  
聲音從口罩後逼過來

沒事 我說 沒事  
真的沒 有事

#### 八、魚

住院部後院池中有魚悠然……

只有你是無憂的吧  
在這麼一方池裡  
昏眩我的目光

忽然整個醫院  
往上站  
直喊自己  
也是  
池

然而我知道的  
你是罐頭盒呢  
陰謀著  
把我 醃製成  
魚  
乾

一九九六年三月廿二日至四月三日  
於湛江附醫住院部

## ■一方

### 春天的花園

久違了艷陽  
這次見你 彷彿隔世

非洲花園裡 種滿了奇花異葩  
在繁星下散發魅力  
置身上古的原林  
到處都是  
叫不出名字的綠色植物

嬌羞的玉蘭 清純的睡蓮  
勝過江南少女的芙蓉  
她們笑得  
混身都甜了

垂柳櫻花 恰似西湖  
河旁的領事館洋房  
一字排開  
當中有池如鏡  
一群大雁飛過  
只見河水東去滔滔

突然一道天光  
物轉星移 黎明將至  
漆黑裡閃出  
淡青粉紅光亮

國家公園裡  
渺無人煙  
老死的古樹  
橫在冰河裡  
像是已凝立了千百年  
傲視著世間  
滄桑變幻

## ■占戈

### 失意

當我下定決心向你飛奔  
你宛如當年菩提默然而立  
並雙手合什 向我禮贊：  
“阿彌陀佛！”  
而就在我將轉身離去時  
卻驀然發現了  
你腳下漫生的玫瑰……

九八年寄自貴州貴陽

有股大力把時間凝聚  
人間炊煙  
在遠處飛流滾動

蒼穹啊  
可曾聽到  
我嘶聲吶喊  
大地也在震動  
我在那  
神秘 無窮中顫抖

九八年三月寄自紐約

## ■白帆

### 詩人的畫

你在作畫  
但你不是畫家

從具象到抽象  
邊畫邊唱  
竹子、花樹和人在你的手下  
生長繁茂  
眼睛和星星  
手和魚  
水和石頭誰更強硬  
美人頭上長著樹  
項鏈開花  
擊碎了上帝的翅膀  
一切都跳出了秩序

把名字流放到一個小島上  
這世界就與我無關  
你要創造一個童話  
任思想和夢在畫裡瘋長  
你走進去，與小人鳥一起  
放飛一只又一只彩色的  
風箏

你曾把別人畫成一種宿命  
其實，你自己就是一個宿命  
兩只死鷹，成了最後一筆  
一個碩大的問號  
永遠留在了讓你感動過的  
一代人心中

你走了  
走進你抽象的畫  
那是你“剪接的自傳”

## ■文錦寧

### 春 蠶

既吐盡一生的  
希望 復嘔盡  
一生的艱澀

任勞任怨不慨嘆  
歲月無情的  
剝蝕

含辛茹苦不計較  
作繭時  
錐心瀝血的編織

四季抽不竭金絲銀絲  
無非維繫著  
春夏秋冬的喜悅

只為聽到千萬顆嬌裔的心  
喊出同一的呼聲  
——母親！母親！

九七年寄自越南

世界，融進你的生命  
只是那些奇特的意象  
朦朧如夢  
我無法讀懂  
一如無法讀懂你的帽子

九七年寄自黑龍江



## ■陳韶華

### 音樂廳中

指揮家將金棒交給雷霆  
大海洶湧 狂風怒號  
半空中耳朵飛舞 梵高復活  
許多人找不到渡船紛紛落水

陽光 月光 鳥語 花語  
語無倫次的情話 嚙語  
管與弦不磨磨擦 觸電  
洪水 病痛 相思 涅槃  
公牛與瘋子對陣  
海底沉陷又升起罌粟的島嶼

一串分解和弦穿胸而過  
春天被劈成兩半  
微風輕拂 一對蝴蝶飛來  
翅膀上排列著湛藍的銀河  
有人在半音階中死過兩次  
有人提著頭髮  
終於偷越了國界

### 劇場

我喜歡在劇場之內飛翔  
那時舞台明亮 道路綿長  
我的周圍 黑暗的花朵  
無極繁衍 讀秒爆裂  
幕啓 一朵玫瑰與一只老虎  
相擁 為王的人猝死  
王冠戴上多少觀眾的頭頂

我曾是流浪的藝人  
不斷將舞台搬到紙上  
又將紙畫上鼻子和眼睛

## ■黃奇峰

### 風

斜斜颳出  
驀地逆向颳起  
    神仙摘茄  
    致命一勾  
那蟲兒 頂著  
    一片落葉的飄零  
瑟縮 氣壓兩股間  
呼天號地

九八年加州

自己帶著面具走上舞台

一只羊在莊稼地裡迷失  
掌聲與喝采令我死亡一千次  
一根青藤 結滿一千另一次的  
電鈴，至今握在誰的掌心

最後 吹笛的人敲打自己肋骨  
用力吮吸坦己與所羅門的露水  
在劇場的台階上  
卸下一車沉重的道具

九八年寄自安徽

■心水

五 月

五月！南國仲夏的季節  
風姿婀娜。墨爾本  
卻已是深秋  
別有一番嫵媚和柔情

我浸沉在五月的懷抱裡  
觸摸妳如水柔滑的肌膚  
吸吮至美的靈魂  
五月似慈母，呵護我的孤獨

仲夏夜之夢比翼飛翔  
深秋之戀，我是一片寂寞的  
落葉，飄入你飽滿的胸脯  
給我溫柔滋潤，令我的生命重生

啊！五月，不論妳是仲夏或季秋  
我都痴痴跌落妳的掌心  
讓夏的熱情吸吻  
秋的濃愛撫摸

一九九八年寄自墨爾本

■驍程

在空濛中分手

誰不珍惜  
這層層遞進的年華  
讓他踏進春光明媚的時候  
那是天空撒下的一種甘霖  
把意外的真情傾注

空濛中  
我們曉行夜宿  
分享跋涉  
分享喜悅  
分享若即若離的寒暑

也許  
花之陰 月之陽  
春之俏麗裡  
我們踏著芳草  
向心靈深處進發  
奪取你與我  
風和日麗的滿足

然而  
我們怎能相對無言  
依依分手  
是事業需要我們  
勞燕分飛  
各自向天涯海角  
經營風雨 歲月稠繆

一九九八年寄自遼寧盤錦

## ■ 肖楓

### 多倫多楊街

楊街在多倫多市中心，從東到西全長1896公里，1796年完成，目前尚向西蓮妮河延長至明尼蘇達邊界，是世界第一長街道。

沒有到過楊街等於沒有  
到過多倫多，  
楊街是楓國的驕傲，  
是多倫多的貴婦美人。

那是過去的年華啊！  
多少個周末，  
清晨傍晚，春夏秋冬，  
她完全變了模樣。

當你我行于楊街，  
那些衣衫襤褸衰竭渴求的乞丐，  
站著坐著躺著在每個角落，  
伸出枯澀的手喘著氣，  
不斷打招呼致敬：  
要個“俞尼”買杯熱咖啡暖暖肚皮，  
人們面無表情地離去。  
朔風無情的怒號，  
風雪埋藏著人間罪惡的淵藪，  
冬夜漫長春天還很遙遠呢！

夏天來臨了，  
霓虹燈特別繁忙，  
怨婦寡婦在“地哥”舞台上，  
隨著緊張的音樂；  
流動烈性酒精的  
肉體發酵，半閉著迷人的  
眼睛幻想著：  
龍蝦、鈔票、汽車、房子、男人……  
淫蕩急烈的扭著腰肢，  
嘴角浮現媚人的笑，  
鈔票一張一張夾在她的  
肉縫裡。

男人吸著煙喝著酒欣賞著，  
於是沿著漫長的楊街霓虹燈的夜晚，  
從東西南北、上上下下來的遊客，  
把愛之病、梅毒、庖疹……  
傳播到全世界去！

看吧那邊是：  
人群擁擠要把戲賣冰淇淋、熱狗、漢堡……  
搖鈴擺攤賣衣服、手錶、玩具……

看吧這邊是：  
街頭名畫、畫師畫著肥男、瘦女，  
大家圍著看把行人道都塞滿了。  
啊！繁忙熱鬧的夏秋雨季。

秋末的濃霧封鎖著楊街的  
高樓大廈。寒冷的月光  
靜寂滑過樓腳，  
瀉光淡淡將她描繪，  
寒風從湖面吹來，  
是一股透心的冷冽。

再看這邊的廣場吧：  
廣場在向你我招手，  
商人在談論生意難做呀！  
昨日才是百業興旺、經濟發達  
今日濃霧後的楊街  
該有鑽石般更燦爛的光輝吧！  
物質豐裕的好日子，  
好似孤帆乘風破浪前進。

未來的楊街，  
更廣闊幸福地啓航向前  
邁進，更邁進！  
好似春天的來臨，  
萬物欣欣向榮生長。

九八年二月寄自多倫多

譯者在本刊第卅六期的一篇文章內，提到過 Max Jacob，並且引例過幾首他的作品。現更將讀他的《殷杯》時所譯各首，整理出來，公諸同好。關於夏氏之簡介，請參閱該期拙文，此處不贅。

## 羅蜜歐與朱麗葉的陽台

那是個怎樣的陽台呵！那是個公園內演奏軍樂的陽台。呵，我同軍樂團中那個長笛手很熟。我也認得尤金，醫生的醫護女工。有個禮拜天，軍樂團演奏“歌劇威廉泰爾選曲。”在一個休止之間，船歌升起：“黑森林”，笛手獨奏，他的音樂充盈在夏日的空中。佛洛吉山上的樹林都彎下身來聽。洛克·瑪麗亞巷的樹群都踮腳向天。軍樂團的笛手不僅稱職，他是全神投入的。他的笛聲將威廉泰爾中的船歌奏成了向那個醫護女工愛情的宣示，而那位護士也懂得！

她緊擁著那雙由她看護的小手，緊緊地，抵在她自己童稚的膝上。她注視著樂團的變化，夜鶯之歌，雲雀之歌，眾人分享的愛之歌。

聽眾的圈子散了，大家走開了。

廿年後，我湊巧碰到了那個笛手：“我記得我們部隊就在那天當晚開拔出去演習。當我回營時，她已離城而去。我從未同她講過話，從未。”

## 靈魂與心意

近來我常想到某個馬來西亞的王子，僅只下半身是人的，其餘部份都是黑色的大理石。我想到園中巨大的岩石，以及我夢幻的青春期所發生的神蹟。那末，請聽聽這個故事吧！你相信神蹟的人們……很多純然嚴肅的人都相信神蹟；我也同意他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相

信神蹟能避免心智方面過度的勞神，呵，所有嚴肅的人呵！當我卷髮的年代，頭揚得高高地，我常漫步到父親的庭園之邊沿。來到一處，那裡有一岩石半被苔蘚及藤蔓掩蓋。我常愛瞪視著那石群，直到它們活起來！即使今日，我仍能在紀念碑的一角，在山岩邊看出面孔以及故事，仍似在父親花園的邊緣……

我總會在長凳上坐下瞪著大石看，瞪著苔蘚及藤蔓看，而每一次它是同樣地變化。一隻駱駝，一隻實在的石作的駱駝。駱駝背著一個石頭的阿剌伯人。就衣著看來，一定是個王子吧！一年暑假的時候，我回到家，傍晚時到的——回家的第一晚——去檢視那個我的眼依例能將其轉變成雕像的石頭。我簡直變得興奮極了……不消多說……駱駝活了，它轉向我，以它那肚皮舞女一樣的眼神以及粉紅的頸項。那個王子也依舊是石作的，依例地纏滿了豪華的葉子。很久之後，我得知所有這些神蹟，都是天使的告誡，在這個石駱駝的變幻中所反映的，令我憶及那個馬來西亞、半人身半大理石的故事，靈魂的進展，心意追之不及也無所謂。

## 一九一四

他挺出的肚皮套了一個鬆鬆的腰箍。他插了羽毛的帽子被壓得扁平。他的臉是死亡的頭部，黑而凶殘得你還以為是見到了犀牛角，或者他的領骨上生的什麼附屬物。呵德國式死亡恫嚇的樣本。

## 戰爭

晚上，郊區馬路上全是雪：土匪即士兵。劍以及嘲笑攻擊我，我被剝光；留一條命下來也只是為了再跌入另一次的算帳。這是軍營的還是客棧的院子呢？這樣多的劍！這樣多的茅！雪正下著。帶毒的針筒刺我；他們要殺我！一個

蒙了皺巾的骷髏頭咬我的手指，昏暗的街燈投我的死亡之光於雪上。

## 非我自己風格的詩

——給你，波特萊爾

在一叢冬青附近，葉縫間可以看見城市，唐璜，魯士柴，浮士德以及一個畫家，正在談天。

“我累積了巨大的財富！”魯士柴說：“但它並沒有替我帶來享受，我總是從事買賣，一直希望重拾第一個百萬帶來的快樂。”

“我一直在愁苦中追尋愛情。”唐璜說：“不愛而被愛是一種苦刑，但我還是一直追尋著，希望能重拾我第一次的激情。”

“當我找到成名的秘訣時。”畫家說：“我不願閑下來，仍然追尋著其他的秘訣，我的聲名因而受損，現在，雖然我討厭它，但仍不得不從頭來過。”

“我遺棄了科學而就幸福。”浮士德說：“現在卻正想回到科學去，我的方法雖然有點過時，但除了研究而外，沒有快樂。”

在他們旁邊，一個頭戴假花冠的少女說道：“煩死人，我太漂亮了。”

而冬青的後面，上帝說：“我懂得這宇宙，我煩透了。”

## 無題

漆了淺紅色的玻璃首飾盒，看來就像是紅木製的一樣。裡面裝了首飾，被偷掉之後，又送回來了，誰幹的呢？“你以為呢？”我母親問。我望著那些首飾，幾個別針，鑲了寶石或者水彩。“我覺得被小偷侮辱了！他還回我們首飾是因為它們不值錢，換了我也會歸還的。”“這個小偷是個誠實人，”我母親說，“至於你麼……”

## 拿波里的丐婦

我住在拿波里時，大廈的門口總是有個女丐，

我在爬上馬車之前總會丟給她一點硬幣。一天，因為奇怪從不聽到謝謝，我便望向那女丐，才知道我一直當作女丐的只是個漆成綠色的木桶，裡面裝了些紅色的泥土以及幾個半爛的香蕉……

## 神秘的天空

舞會歸來，我在窗前坐下，向天空張望：雲看來就像是一群圍桌而坐的老人的頭。有人送進一隻白色的鳥，身上還有羽毛。一條大河橫過天空。一個老人正垂目向我，他正要開口向我講什麼。當這過程消散時，留下純然閃耀的星群。

## 日本家庭

在妹妹去世殯葬完畢之後，那個日本小傢伙又動身回法國來了，那個日本小傢伙！他忘不了他的妹妹，他在報紙上畫連環畫，就他而言，所有女人的面孔都是妹妹的。一位在大使館工作的老婦人，好心地替他老家的父親寄了一份報紙回去。父親看到後，突然哭了起來；他認出了他的亡女。

## 善心

我在辦公室工作時，常常好心地把火爐邊的座位讓給同事。他向我供認說，他並不喜歡火，之所以接受讓位是出於好心，他以為我不喜歡火。

## 夜曲

那天晚上，賽納河在倫敦流著。

在司法大廈前面，一個高帽子正就著月光讀報紙。一個小妓女在一段漂亮的犯罪案的半途來打擾他。她叫艾達，醜，金髮，等等。

## 圓 舞

世界上的女孩子都把手拉起來，  
就可以圍著大海跳圓舞。

世界上的男孩子都當了水手，  
就可以很好看地捲一座渡海的船橋。

全世界的人們都把手拉起來，  
就可以跳環繞地球的圓舞。

## 法蘭西

啊啊！何等的生命力！  
何等的新鮮！  
何等的快活！  
法蘭西奔馳在森林中，  
法蘭西奔馳在蘋果樹下。  
哎！上帝！  
何等的苗條！  
何等的輕靈！  
法蘭西奔馳在空中，  
法蘭西奔馳在鴿巢。  
何等的智識慾！  
何等的向上心！  
法蘭西是奔馳在天國的極樂島。  
豈不是麼？  
探究窮極，活著是  
何等的大歡喜！  
只有法蘭西陶醉於滿溢世界的精神。  
何等的靈魂！何等的愛！  
何等的聖火！何等的明快！  
法蘭西奔馳在宇宙，  
奔馳在永遠。

## 關於保爾·福爾

保爾·福爾(Paul Fort)生於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比梵樂希小三個月，被稱為“象徵派的詩王”。他的詩集共有三十二卷之多，有名的《法蘭西短歌集》，便是包含了他全部作品的總集。他在從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這十年間主編《詩與散文》之前，主要地是一個劇場老闆、劇作家、象徵主義演劇運動者。他很早就活躍於巴黎的戲劇界了。一八九〇年，他創辦了一個“藝術劇場”，上演梅特林克和馬拉美等象徵派的詩的戲曲，對抗當時的“自由劇場”之自然主義，在一般人認為此類戲曲不可能上演的議論紛紛之下，他終於獲得了可驚異的成功。一九一二年，當萊昂·帝爾(Leon Dierx)死後，他獲得了“詩王”這個光榮的稱號。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感謝

高成鵬： \$80.00  
無名氏： \$100.00  
斯 冰： \$60.00

支持

■李德基

適彼靜土

萬籟俱寂  
玻璃般明澈的水面映出的日光雲影  
被獨木舟划碎了，湛藍的晴空下  
一泓碧水，  
空氣沿著雙肩和裸露的雙腿滑落  
此樂何極

縱身在此樂  
亦難卻  
世俗  
寵辱  
我還是拿手去擋了

就這樣，靜靜地  
我那蹩腳的嘗試終於  
達到  
凝神靜思  
氣運丹田  
適彼靜土

存 在

心靜如水  
隨清晨一同悄然而至的  
蕪雜思緒遠遁了

雨中的阿拉華依\* 籠一層  
褐色的暈，平滑如鏡  
直惹人的眼  
晨起的舟子裸著古銅色的肌膚  
優雅地划著獨木舟

心  
與早晨一同唱起朗朗的  
歌

■Doug Reed

Softly, Subtly-Reminder of Being

This is a still one.  
See how the water nearly like glass reflects the images,  
Stirred only by canoes and a steady flow of current,  
Observe the nearly perfect blue expanse of the sky,  
And feel how the air falls still about the shoulders  
and bare legs.  
This is a moment.

Living in this moment,  
Blocking out all the flotsam and jetsam  
Of normal orientation  
Is not so easy.  
I take my hand to it.

Quietly, ever so quietly  
This approach and my flawed performance of it  
Are affirmed.  
Bringing the attention,  
The Qi of now  
To play a role.

On Being

Getting still,  
Eschewing now the interference of my own recordings  
Which subtly enter the morning

There is something now  
Rather compelling in the near glassy, browned-by-rains  
Ala Wai  
With its graceful early-day canoeists  
With bronze torsos.

The heart has sung its songs  
Loud, aloud  
In answer to the morning.

心靜如水  
浙瀝的雨絲裡  
浸潤著幸福  
流溢著感激

就這樣  
靜靜地  
自由地呼吸  
回報微笑  
此生已足

大自然，在這裡，尤其是在這裡  
你和你的伙伴們真了不起  
啓開了存在深處的那一方靜土

\* Ala Wai為夏威夷語，意為運河。

## 浮生

真是不可思議  
這種感覺不由得你不這麼想  
我今天又要遠走  
繼續這一生的奔波

夏威夷的風啊  
我忠貞不渝，朝夕相伴的兄弟  
我將思你至深  
你的中國兄弟  
哪會像你一樣清新  
自海上吹來，溫柔無比

你依舊偃我如昔  
我怎忍捨了你  
走下這陽台  
去奔赴別的約會  
我能掬一滴淚  
算作  
最後的擁抱麼

Getting still,  
Being grateful  
For the happiness that is here  
Amid the droplets of water.

Simply, simply to be,  
To be quiet,  
To breathe freely,  
To return smiles:  
Is this not enough?

Nature, here, especially here,  
You and your cast of players  
Do a marvelous job of opening that calmed place of Being.

## Walking On

Strange!  
Experience is so strange.  
Here I am,  
Departing today, and  
Still a part of routine's rut and rushing about.

Ah, Brother Wind!  
Constant, faithful, ever-present companion  
You, I suspect, I will miss the most.  
I know your Chinese cousin may answer a need,  
But will not be as fresh, as sea-blown free, nor as  
powerfully gentle as you.  
And here you are still with me!  
How do I bid you "Adieu"?  
Do I simply walk off the lanai  
And rush on with the other tasks?  
Can I not bring a tear to this moment  
Or Some ceremony simulating a last embrace?

高曉昀·張愛榮 譯

1998年2月12日



# 重新開始的歷程和詩篇

——序《墨爾本之夏》

■伊沙

我與歐陽昱的交往始於一年多以前我給他主編的《原鄉》投稿。《原鄉》是澳大利亞第一本華語文學雜誌，當時我是在洛杉磯出版的《新大陸》詩刊上讀到它即將創刊的消息。歐陽昱很快回了信，在信中他問我可否將我的詩譯成英文並在澳洲的英文報刊發表。我回了信，同時把我出版的兩本詩集寄給他。之後，我收到歐陽昱在澳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詩集《墨爾本上空的月亮及其它詩》。再往後，又陸續收到澳大利亞的多種英文文學雜誌，由歐陽昱翻譯的拙詩刊登其上，令我感到新鮮和喜悅。他的英文如此之好，又從不在信中談自己的經歷，令我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他是一位在澳出生的華裔，起碼應該是移民的第二代吧，我錯以為他的母語是英語。直到今年初夏，他在來信中寄來一份電腦打印的簡歷，並問我願不願意為他即將在重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中文詩集作序。讓我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是我的湖北老鄉，而且有著屬於我兄長的那代人的標準經歷——從“下放知青”到“工廠工人”，而再往後曾獲上海華東師範師大英澳文學碩士學位和墨爾本拉特羅布大學澳洲文學博士學位的學歷，以及曾任武漢大學英文系講師和拉特羅布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中國語言文學講師的工作經歷，再加上已經旅澳多年，這一切似乎是在向我說明他難能可貴的外語能力的由來。如今歐陽昱已經成爲一名成功的以中英文雙語創作並以寫作為生的職業作

家，其作品在澳大利亞各大文學雜誌及美國、丹麥、大陸、台灣等地的報刊均有發表；同時他還是一位出色的雙向翻譯家，他的多部譯著已在中澳兩國出版。除此之外，他還擔任了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墨爾本分會理事並主編《原鄉》，還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的研究工作並在墨爾本皇家理工學院傳媒創作系講授英美澳詩歌。他是一項澳大利亞英文詩歌創作基金獎、一項英文詩歌獎和兩項文學翻譯基金獎（其中一項爲澳大利亞最高翻譯基金獎）的獲得者。據我所知，目前旅居海外的中國作家（尤其是詩人）已不算少，但能夠像歐陽昱這樣以雙語寫作的方式謀生並在異國他鄉拓展了自己的文學事業者卻十分寥寥，絕大多數還是在以中文寫作和閱讀，出國僅僅意味著換了個房間。在這種情況下，歐陽昱的狀態與成就就更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如今他就要“帶母語回家”（詩人嚴力語）了，他即將付梓的《墨爾本之夏》的複印稿此刻正堆在我的寫字檯上。“十二月是最殘酷的季節／整夜聽得見哮喘乾燥的轟鳴／綠草黃萎染上秋霜之色／鳥兒啼叫著晦澀的語言／門在炎熱北風敲打下／發出古怪的嘆息／我的生命在這個時刻／變得很輕很輕”，我在西安八月的酷暑中體味著歐陽筆下的墨爾本之夏，那南半球的盛夏是在十二月，北風竟也是炎熱的，這一個艾略特式的“最殘酷的季節”又非常個人化：哮喘轟鳴、綠草

黃萎、鳥叫晦澀，“我在這兒等待某一東西的降臨／不知道時間早已來到窗外／伴著那輛生鏽的紅自行車／在繁殖著花粉熱的草地躺下”，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澳文學專業出身的歐陽昱博士怎樣精通技巧，而是他怎樣把握感覺和如何操作語言。感覺的普及化和趨同化，把語言搞亂弄成一鍋粥的把戲，是偽劣者藏拙的一貫技倆，而真詩人必須在這兩方面表現出自己的卓爾不群。“我已經沒有了思緒／藍色是最終的呼吸”，這是感覺，也是語感，語感是一個詩人在語言上所達程度的一個標誌，我於此相信了歐陽的才華。在一封信中，歐陽供認不諱在他寫詩的早期曾有過學習格律詩的經歷，就是在這本包括他早年創作的詩集中也留有某些遺跡，如“星空閃閃發亮／湖水閃閃發光／我獨自一人徘徊在／殷紅的夾竹桃旁”（〈夾竹桃邊的徘徊〉），“我放走一只流螢／我放走一顆流星／但是我綠瑩瑩的心啊／捉住了一縷歌聲”（〈歌〉），“一粒早衰的種子／埋在故鄉的土壤／多年也不發芽／更沒有開花的指望”（〈家鄉〉），這種四行一節隔行押韻的準格律估計會受到一般青年讀者的歡迎，但對詩人自己來說，這只是他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階段（也許是必不可少的階段），這種自我訓練的結果使他親近了語言，領悟了語感。暫時的約束是爲了獲得自由表達的能力，聞一多前輩著名的鏢鏽學說顯然不能當作詩的普遍法則，如果據此

認定詩該是這樣的或只能這樣，那便走入了創造與審美的死胡同。以歐陽昱的學養、見識、閱歷和自我要求顯然不會停留在這樣的一個階段，他後來的成就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在沒有詩歌的季節 在澳大利亞／我讀著我從前的詩歌／猶如幾百年後的異鄉人／讀他祖輩的遺書／我看見成千行的詩句／從夢的邊緣閃過／可癱瘓的大腦一如枯萎的肉體／不能自拔於想像的輪椅……在沒有語言的季節 在澳大利亞／我失去了自重 在誰也不願開發的無人區／像野鬼一樣遊蕩／我的臉色太陰沉／你的女人用黑色把她們裹起／從髮梢一直裹到高跟鞋//墨爾本，灰色的墨爾本／你工作的店舖真是安靜／你讓各國招牌擁擠林立／招牌下卻不見幾個活人//墨爾本，灰色的墨爾本／你郊區的冬夜叫人心驚／寒冷的月亮無人欣賞／愉快的詩意留給了異鄉……墨爾本，灰色的墨爾本／你常讓我想起精神病院／一個人縮著脖子老老實實／凝視著大片不肯離去的烏雲”（〈墨爾本，灰色的墨爾本〉）。流落異國的詩人如果長久地陶醉在自己流放者的歌聲裡而不能自拔，他的藝術便難有太大的出息，鄉愁是無法迴避的主題（在這方面，歐陽昱也留下了自己的力作，他在〈永居異鄉〉中寫道：“我和我的故國／常在電視上見面／而我未來的家園／是飄浮在空中的城堡／我沒有自己的土地／我只有一廂情願”，又在〈無題〉中寫道：“我看見漫長的日子底下／有一隻手／在緩緩打開／空空如也的信箱”），但不是唯一的主題，在某一些老一代海外詩人

那裡，鄉愁已在詩中成病，思鄉幾乎已成為他們的專利，這其實是心靈空間的狹小和表現手段的單一所致。歐陽既沒有被這種老傳統帶走，也未如海外詩人中的新一代那般去媚種俗：作“流亡”狀，故作姿態地與想像中的現實回憶中的過去做一番虛假的對抗，陷於自哀自憐自吹自擂的怪圈，或自我封閉地死抱住舊有的藝術主張不放，為風格和詩人的形象在寫作……歐陽昱沒有這樣，他把自己的詩扎根於新的現實之中，勇於面對具體的生存環境和更加開放的藝術空間，在不斷更新自己觀念的同時使自己的詩有了新的拓展和表現。他在未入本集的〈我想〉一詩中寫道：“我想寫詩歌／一種不像詩歌的詩歌//一種沒人寫過的詩歌／一種詩人不寫的詩歌……我想寫一些／從下到上的東西//一些從右到左的東西／一些從現在到古代的東西//一些從男人到女人的東西……我想寫一些沒法用手寫的東西／一些和思想一樣快的東西//一些和思想一樣黑的東西”，這是一首精彩的詩作，亦是歐陽昱的詩觀闡述。他在一篇〈談詩對話錄〉中，有更具體深入的表述，當對話者提及“我看過你最近寫的幾首詩。你的詩風似有所改變，更加口語化、更加平實、更加不像詩了。”他的回答是：“詩歌離人類已經越來越遠，它已經不再是交流，而是阻礙交流的工具，是故弄玄虛，是詩人為自己營造的一個精製的墳墓。詩人面對的只是詩人自己，他的夢囈只有他一個人聽得懂，恐怕連他自己也未必懂，在這個信息通訊高度發達的時代，詩人成了無數

台製造信息的機器之一，他以為他的任務就是不斷創造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形象，他被不斷求新的欲望所撩撥，把寫詩當成了一種純粹的體育活動，向高難動作進軍，以期奪得評委的青睞。然而，當代詩壇是沒有評委的，能夠作為評委的大眾早已棄詩歌如敝履，剩下的不過是一批低能兒、落魄者、無病呻吟之徒、堆砌文字的工匠、以及形形色色靠自慰才能聊以生存的傢伙……詩歌已經日薄西山窮途末路了。對於我個人來說，唯一的出路在於回到原始，一切從零開始。”詩人于堅在其〈棕皮手記〉中曾談到：“讓語言回到它來的路上去。”我也曾在〈餓死詩人，開始寫作〉一文中有過相似的表述：“把磁器打磨光滑的活計，耗費了多少中國詩人的生命。讓石頭保持石頭的粗礪回到石頭以前。到語言發生的地方去。把意義還原為一次事件。”以“非詩”的方式力圖對既有的“詩”予以改造，使其煥發出新的能量與活力，是國內少數幾個詩人自覺的努力。遠在澳洲的歐陽昱現階段的詩正與這一（被理論界稱為“後現代”的）流向不謀而合，在作品中的表現也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在〈我的家在墨爾本／我的家在黃州〉中，他過癮似的反複戲擬著古詩的名句，玩得殊為巧妙：“我的門前／就是（信息）高速公路／每天過盡千車／皆不是／腸斷白蘋洲的那種”，“我在郊區住的平房挺舒服／無法也不必望斷天涯路”，“我在長夜難眠的赤縣天／聽那一輛輛不知幹嘛開個不停的車子”，“我的家在黃州／那個大江東去的城市

／浪淘盡的豈止是千古風流人物”，“我的家早已不屬於我／父親作古進入了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的境地”“老大離家老大回／變了樣子的只有城市本身”，“總想有朝一日回到我／墨爾本的家／寫一寫你這個田園將蕪胡不歸的準澳洲老頭”。中國的古典詩歌固然是偉大的，再偉大也是祖先的光榮，自以為握有這偉大傳統的當代詩人，如何使之再生活力作用於我們今天的寫作呢？僅靠頂禮膜拜和搖頭晃腦地吟詠、自我炫耀似的引經據典恐怕是不行的，戲擬是一種活用，使之在現代的語境裡再生光華，從而豐富我們的現代漢語。〈墨爾本上空的月亮〉是歐陽昱一首英文詩的中文自譯。月亮幾乎是中國古詩的永恆題材，詠月和悲秋一樣，已經成了中國詩人的條件反射，如歐陽昱在這首詩中所說：“千百年來／你使多少中國詩人發狂／李白床前明月光／李煜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杜甫月湧大江流／溫庭筠雞聲茅店月／王維明月松間照／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面對這一片片先人的月色，歐陽昱該如何升起他墨爾本上空的月亮呢？“在一個沒有時間的夜晚／我哀悼一首／關於現在的／中國古詩的失落／可是墨爾本上空的月亮／對此一無所知／年輕得只有兩百秒的歷史／人造的光線不僅僅只有寒意／你以空調的情緒／在墨爾本上空閑蕩／可你今晚看上去怎麼這樣一副他媽的澳大利亞相／怎麼這樣扁兒郎當？……你太滿足於分享／在月球的岩石間／插一杆破旗的驕傲／別理他們那殖民的本能／他們一摸你就失去你……你早已

被我們，被我／用抒情詩行殖民／以無眠而馴服／用一個單字而中國化：月”，墨爾本上空如此年輕的月亮也難得乾淨，它早已被人類用古老的抒情詩殖民，同時也被另一種東西（現代文明？）：“你沒法停止酒醉的引擎／a.b.c電視台上的rage／無名夜鳥古怪的尖叫”，因此詩人的哀悼最後變成了詛咒：“爲我／爲我／我不願再走到外面／害怕看到你／害怕對你一星半點的回憶／害怕啊bloody害怕／墨爾本上空／那雜種的月亮”，這是一首解構的詩，在對老月亮的文化意義的解構中，升起了屬於詩人自己的一輪新月——即這首拒絕千年流俗充滿新意的作品。而在〈寫於金斯伯雷，墨爾本〉中，詩人的消解意識甚至已經滲透至詩行之間：“在生命劃上引號／在愛情用虛擬／在記憶沒有完成進行時／在情感套進括弧／在電話四通八達／在鈴啞／在漫天自由的電波／在無家／在誰也不留的大陸／在孤島／在無處發洩的關頭／在小草……在生命蛻變爲生存／在活著／在思想無聊成思鄉／在不了”反諷的張力充斥在詩行之間，像繃緊的弦。在〈我愛湖波〉中，他又變得輕鬆幽默起來：“我愛湖波／湖波不愛我／我愛月亮／月亮不愛我／我愛高山我愛天空我愛大海／它們都不把我愛／誰若愛我／等於是愛了高山天空大海月亮和湖波”，貌似智拙的寥寥數語卻富含理趣，讀罷令人會心一笑。歐陽昱在〈談詩對話錄〉中曾指出：“中國詩歌是沒有笑的。這種沒有笑，是中國詩人的大不幸……無論是大詩人還是小詩人或者無名詩人寫

的詩，都不能使人產生絲毫幽默感……寫什麼鳥，什麼牛，什麼花，什麼小草，或者在那兒言愁，言苦，言孤獨，寫些故作深沉、深刻，故作有情、有型（套用一個香港詞）的東西。”缺乏幽默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亦是中國人的生命狀態，現代主義情結深重的當代詩壇又爲這種先天不足找到了新的借口，他們視幽默爲小，深沉爲大；機智爲小，智慧爲大（如此這般的二元對立），文化觀念又一次抑制了中國人的生命，結果便幽默不起來了，小幽默玩不了大深沉又做不來，大智慧弄不來小機智又不屑於弄。所以我說所謂“後現代”首先是一種人生狀態，自然也包含著一個詩人的寫作狀態。歐陽昱用口述錄音的方式創作的一系列詩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無題（一棵樹）〉似乎是對美國詩人史蒂文斯一首名作的戲仿，〈無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不露聲色地寫了一條魚的命運。也許更重要的是他所採用的方式（口述錄音）帶給我們的啓示：正襟危坐的寫作狀態是否可以改一改？那種沉悶的寫作狀態帶來了多少沉悶的詩篇？新老學究們也不必爲這樣的方式跌破眼鏡，好詩往往就是在即興中誕生的。

歐陽昱在一封信中告訴我他在出國前僅在《飛天》雜誌上發表過一首詩。這使我想像多年以前他出國的心態，他一定沒覺著自己是個詩人，僅是爲求學而去——這種健康的心態太重要了，是他的藝術和事業在異國得以發展壯大的前提。而許多以中國著名詩人的身份出去的人，他們在彼

岸的狀況我們多少也看到了，藝術上走入固步自封的死胡同，生存不斷遭遇危機，一切都緣於那從計劃經濟時代帶出去的心態，好像只要我是詩人，你們就都得供著我。重新做個詩人，從做人開始——是他們面臨的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魯迅那撥人當年出去都是先做學生然後才為文為詩的。歐陽昱正是新一代留學生中的一個，我對由此產生的作家、詩人的更大期待在於——異國他鄉對他們來說——往往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歐陽昱的歷程已經說明了這一點，他是優秀的，也是重要的，當一些詩人注定要與一個舊時代一塊走過去，另一些人則承擔起現代漢詩世紀跨越的重任，歐陽昱屬於後者，他以其充滿前瞻意味和探索精神的詩篇為現代漢詩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的祖國應該了解他的成就——這或許正是本書出版的意義吧。

作為一篇寫在前面的文字，即使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經顯得太長了。我就此打住。請讀歐陽的詩，請領略他用母語為我們描述的南半球那充滿魅力的墨爾本之夏。

一九九七年八月於西安

## 死、愛與詩

■ 宗非

### (一)

這是光一樣純粹的渴望  
亙古不變地照在  
白晝和黑夜的流轉之上  
——宋非〈二泉印月〉

我常常想起一個研究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的日本朋友。他曾經告訴我，在日語中“死”和“詩”的發音是相同的，意義也是不可分割的。

對不朽的詩和藝術來說，愛和死，是最永恆的主題。正是對愛和死的沉思，使作品超越了時代，進入了純粹的，無時間的存在之中。

在我的想像中，盛開的櫻花像霧一般，燦爛得彷彿不真實。那寂靜中紛紛飄落的粉紅色花瓣，把樹後面的開闊的天空暫時地掩蓋了起來。櫻花開放時的絢麗和凋零時的感傷同時地湧到了我的情感之中。

德國大詩人里爾克說：“極端的美總是帶有死亡的氣息”。

### (二)

熔五彩的骨架  
補總是漏下陽光的天  
用魚骨之形  
銜接夜與晝的交合之地  
不停地數  
我們離開和要住進的空屋  
成了生命中最蝕骨的嗜好  
——宋非〈禁忌〉

“這夜，多麼的黑暗，寒冷和漫長！”

人類的一切精神活動都是為死而進行的；死的感受是“個體意識”從“因陀羅網”一樣的“集體無意識”中掙扎而出的必然結果。個體意識就像一束光，而集體無意識則像包圍著光的無邊黑暗。光所照的範圍越大，黑暗的邊界就越廣闊，死的意識就越強烈。

基督教中的“原罪”意識就是光對黑暗的恐懼，是有限的生命對無限的時間的對峙。但是光再強，最終仍然要歸於黑暗。

人類為了弱化無邊的死之黑暗，建立了以下的機制：

1)承認個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之間的差異和分裂，但用宗教的形式掩蓋住死所象徵的集體無意識之深淵。基督教就是如此，十字架是人的兩種衝突狀態：生（站立）和死（平躺）的象徵。而基督用他的血和肉覆蓋在生與死的對立上，從而救贖人所攜帶的原罪。

2)否認生與死的差別，確立“現世”為唯一的存在。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不知生，焉知死”否定了生死界限，現世倫理成了唯一的準則。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中國是倫理社會，按我的認為，儒家思想就是倫理的神化和形而上。在儒家思想中，人常常是“雖生猶死，雖死猶生”。倫理的規則一方面使生存於其中的個人忘卻了死的恐懼，把希望寄托在一代代子孫的繁衍上，但另

一方面否定了個人意志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中國文化中以放棄個人思想的自由為代價，從而換取不直接面對死的恐怖。

3)在看到生死差別的同時，否定生的意義，只承認死的唯一性。現世是易變的，不真實的，令人痛苦的。唯有集體無意識是永恆的存在。這是佛家思想的取向。

但是，近一百多年來，人類對死的解決機制從根本上崩潰了。在西方，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在中國，魯迅指出，中國發黃的經典上寫的只是兩個字“吃人”。是以，有“五四”運動，有“文化大革命”。這一切都反映了中國文化深處的焦慮和幻滅感。實際上，人類缺乏意義定向的危機才正在開始顯現。

### (三)

多情人於沙漠的枯骨上  
插珍奇的紫藤花一株  
花萼奇長低垂  
在駝鈴中搖曳  
長達三尺六寸

——宋非〈輪迴-3〉

愛是個體意識在確立自我的基礎上，想體認集體無意識，達到完整的渴望。所以，愛是對死的認同，對自我的放棄。愛使個體的生命脫離開“集體意識”，衝破社會的整體壓抑的真正動力。這是為什麼集權社會非常害怕有人陷入愛的緣故。因為愛使一個人認識到他／她不僅僅是社會的成員，更重要的是完整的自我。

性則是通過生物的繁衍機制來抗衡死，代表生物最原始，也是

最根本的慾望；非常神秘的是：愛和性總是處於不可分離的衝突之中。

愛顯現了死的許多特徵，死是自我意識消亡，完全，永恆地回到集體無意識之中。而愛則是短暫地拋開自我意識，進入無意識之中。因此，愛是一次又一次的死之演習。愛的高峰體驗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的放棄，而達到瞬間的忘我之境。

愛和性的衝突就像燃燒著黑色火焰的大海上開放的紅色的玫瑰，呈現出極端的孤獨和絕對的美。愛和性的衝突在意識世界中顯現為偶然性。

詩的本質就是愛和性的衝突在意識世界的呈現形式，因而詩性就是偶然性；詩人的天才在於：進入和承受愛和性的極端衝突，在此衝突中回到語言之根，將語言還原為感覺，把每一首詩都構建為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當此衝突以自我意識為載體時，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稱之為的“有我之境”。而當自我意識僅只是一面像叔本華描述的“絕對之鏡”，照見愛和性的衝突時，就是王國維稱之為的“無我之境”。

必然性是意識世界的組織規則，如果我們完全遵從必然性，我們就成了空心人和群體人，我們看上去享有一切自由，而本質上我們沒有任何思想。這種情形正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特徵，人產生了對偶然性的極端恐懼，不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詩性。海德格爾就深深地意識到了現代社會的這一危機。

但是，體驗愛與性的衝突，體驗偶然性也是非常痛苦和令人恐

懼的。這一點可從任何偉大詩人的生命歷程中找到證據：里爾克的哀傷，荷爾德林的流浪，波特萊爾所歌詠的《惡之華》，蘭波所崇尚的暴力反抗。應該說，海子的臥軌，以及顧城的悲劇都與愛和詩的偶然性、不確定性有關。儘管很多人指責他們的死有其它的原因，但是我想爭辯的是這些原因都是生命中最深的衝突——愛與性衝突在日常世界中的顯現。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同時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和君士坦丁·卡瓦非

——蜚聲文壇的希臘近代偉大詩人

■劉耀中

我自幼來美就學，一向勤奮讀書，治學嚴謹。就任美國政府部門水利工程師後，受待不公，幾遭挫折，乃致訴諸法院。幾年前輾轉於不測之中，幸遇一位美貌的安琪兒——一位來自紐約的女占星術者，我從占卜星位很快墮入情網，我們共同探討《紅樓夢》和《易經》。一日，我在她的書架上發現了勞倫斯·德萊爾(Lawrence Durrell, 1912—)所著的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Alexandria Quartet)，在愛河之中我被引入亞歷山大港城的神秘世界。

德萊爾是近代最偉大的英文散文作家之一，他的力作《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文小說之一。該書共分四輯Justine、Balthazar、Moutolive、Clea，從四種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出發，講述了同一個故事。讓我們首先大略了解一下它的內容：

第一輯，〈詹斯蒂(Justine 1957)〉：詹斯蒂是一個猶太女人，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城長大。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她有一個情人，名叫達列(Darley)，他是英文教師，從習寫作。爲了政治的原因，她嫁給了富有的那西姆(Nessim)，一個不信奉耶穌爲神而轉信奉太乙和習新的柏拉圖主義哲學的哥普特(Coptic)教徒。富麗堂皇的那西姆家庭中，妻子妖冶放蕩，玩弄男人，丈夫則尋花問柳，揮金如土。事實上那西

姆在偷運軍火，從事抗英的地下工作。後來東窗事發，被英軍抄了家。

第二輯，〈貝爾塞扎(Balthazar 1958)〉：貝爾塞扎是一位驗花柳病的醫生，一個神秘的同性戀者。據他說，詹斯蒂與那西姆的婚姻是爲了掩護巴勒斯坦從事反英地下活動。貝爾塞扎研究心理和神秘主義，他向達里提供了許多情況，幫助他深入地觀察那個精力旺盛的複雜的女人。

第三輯，〈莫塔列夫(Moutolive 1958)〉，莫塔利夫是一位受過牛津教育的翩翩男子，被英國皇家派往埃及擔任外交官員，邂逅那西姆之母，兩人發生戀情。數年之後，那西姆晉升英國駐埃及大使。一日那西姆之母突然來訪，爲被捕入獄的兒子求情。莫塔利夫與她闊別多年，竟未料到她的面容已被天花所毀，再之年老貌衰，那西姆之母不敢揭開面紗正視。莫塔利夫悲痛之極，當晚來到妓院，摧毀了自己的身體。

第四輯，〈克麗婭(Clea 1960)〉：克麗婭是一位嫺靜的美術家。在這一輯中，德萊爾在借談克麗婭的生活內充份地闡述了他的諾斯替教(Gnostic)的思想。

西方文化是歌頌自我的文化，從D.H.勞倫斯開始提倡非穩定的自我，遂又產生了意識流，如喬伊斯、弗吉尼亞·烏爾夫，他們認爲作家是無所不知的，意大利

戲劇家普倫笛盧也屬此列。在德萊爾的這部作品中，德萊爾巧妙地否定了這種假設。《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下稱《四部曲》)，講述了同一個故事，各書的主角似乎沒有聯繫，但是從讀者的主觀方面來看，他們的聯繫是存在的。就哲學而言，德萊爾在這部書中採用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相格森的“綿延論”，主觀和客觀的相對性，時空關係的相對性，幫助你深入理解事物，高層次認識世界。寫作方法上，他吸收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手法，運用了擬態法來完成了這部巨作。

德萊爾(1912—)出身在一個鐵路工程師的家庭，他的父親是愛爾蘭後裔，曾就職於西藏和印度邊界，他就在那裡出生。由於血統和家庭的影響，他看不起英國人，也不太重視猶太人思想，偏愛道家思想。德萊爾從小就喜歡寫作，據他的弟弟(一個著名的動物學家)說，他經常寫一些描寫性生活的書。自讀了英國作家亨利·米勒的書以後，被米勒的著作吸引，遂寫信給他，後來兩人成了至交。開始德萊爾模仿米勒的風格，後來便遠遠超過了他。他的初期作品中所表現的對“文明飢餓Elegant Starvation”的抗議，受到英國詩人艾略特的稱讚，並在他自己主辦的雜誌上發表了。德萊爾寫了大量的詩，大都是感覺主義的，富有韻律和活

力，抒情性強，他的裝飾風格也被廣泛學用，被稱為“德萊爾風格”。

德萊爾的《四部曲》是一部超智慧的神秘主義作品。高度概括的哲學思想，雄偉壯觀的歷史性概括，使他的《四部曲》成為英國近代散文作品中的最偉大的著作，它震撼了世界。深入透澈的心理分析，詩一般的韻律，撲朔迷離的神秘色彩。

我最欣賞的是在〈莫塔利夫〉一書中，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種世界性迷惘的描寫。他也採用喬伊斯的意識流手法，借用全歐洲的一場大雪，將讀者帶進了瘋狂迷離的境地。雪是一種靈魂的象徵，紛紛揚揚落在北半球的每一個角落。在莫斯科它落在了英國大使館，你看到了一群軟弱無能的英國外交官，一群風燭殘年、絕望的同性戀者，他們受著強烈的犬儒主義心理壓抑；而在柏林的夜總會，你看到了非男非女的黑人樂隊在吹奏爵士音樂，他們的皮膚上浸出珍珠般汗滴，一群無知之男女青年如狂人在搖擺，在亂喊亂叫，希特勒仿如現代匈奴王阿提拉<sup>①</sup>，被金髮的青年納粹黨徒簇擁著，一個歷史性的集體無意識行動……

德萊爾的這部著作，猶如一個巨大的萬花筒，使你看到變幻無窮的世界。他不僅描寫了人類面臨的危機，也把你帶進了歷史的卷頁。當你隨著作者一同漫遊埃及，瞻仰世界奇景時，你不僅領略了亞歷山大故城的孿生軍港(Twin Harbors)，巨大的Pharos燈塔<sup>②</sup>、金字塔、人面獅身像、各種博物館和龐培巨柱的偉大風采，而且你會有一種超然的感覺。

德萊爾運用他非凡的智慧，將時空概念凝為一體，產生了超文學的魅力。

德萊爾的藝術是為愛情的藝術（他說喬伊斯是為藝術的藝術）。在他的《四部曲》中，表達了他高尚的愛情觀。他認為性愛是一種精神行為，不是肉體行為，他鄙視人們邪惡的慾念，認為“大多數人沉溺於肉體的滿足，不過是一種低級的枯燥無味的重複”。“人在靈魂深處潛藏著罪惡的慾望，如同在荊棘叢生的原始森林，不管人們怎樣努力，也難以尋找出路”。“只有真正的愛情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即或你在狂熱地愛著你的妻子，也仍然是一種通姦行為！”通常情況下，“戀愛扮演了社會狂人的角色”，應該讓愛情變得精神化、高尚化。德萊爾用歷史主義的觀念解剖了亞歷山大港城歷史上的女性，說“他們的愛情像一團無意識的煙雲，留下了亂倫的惡臭，這一群女人是專食男人的野貓”。這也是對亞歷山大港城的歷史的剖析。

那麼為什麼《四部曲》和卡瓦非必與亞歷山大港城相聯繫呢？

亞歷山大港城在323B.C希臘滅亡之後，埃及第一個國王托勒密(Ptolemy)統治時的首都（取名於亞歷山大帝）。在費爾代佛(Philadelphus)統治時期，猶太人被請來編譯教理，猶太教開始在亞歷山大港城和埃及新興。到了羅馬王朝時期，猶太教被羅馬教所取代，但由於羅馬帝國的殘酷統治，人們產生反抗心理，拒絕奉帝為神，其後猶太教的一支基督新教開始興盛。在東方宗教思想、新柏拉圖教義和普羅提諾的三位

一體的思想賦於基督新教予新的內容，它逐漸成為亞歷山大港城和君士坦丁堡統治者的正宗信仰。繼之而來的是對異教徒的迫害，把大批異教徒——諾斯替教徒（其實起先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屬諾斯替教派）遣往荒無人煙的沙漠，這是歷史上一次規模很大的宗教迫害運動。自此以後，亞歷山大港城的宗教鬥爭十分激烈。A.D.642年，阿拉伯人開始入侵，亞歷山大港城急劇衰敗，竟變成數百年之久的一片廢墟。拿破崙時期，亞歷山大港城又成為帝國昌盛的文化標誌，再次得以復興，與此同時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宗教矛盾也東山再起，亞歷山大港城從此永無寧日。英國人繼拿破崙之後，侵佔了埃及，把埃及變做它的殖民地，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宗教鬥爭、殖民地之爭和政治較量在這裡展開。《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在這個含義上是宗教、政治、歷史的寫照。

在《四部曲》中，德萊爾將偉大詩人卡瓦非與亞歷山大港城相聯繫，稱他為“亞歷山大港城老詩人”。他比歐洲的許多作家更早的向東方、印度，向世界介紹了卡瓦非，德萊爾對他的稱讚，使卡瓦非自此聞名於世。

（待續）

<sup>①</sup>阿提拉(Attila, ?—453)，匈奴王(434—453在位)進攻羅馬帝國的最偉大的蠻族統治者之一。匈奴是來中亞北部的一支遊牧民族，自四世紀起征服了歐洲的一大片地區。

<sup>②</sup>法羅斯島燈塔Pharos of Alexandria，世界七大奇觀之一，也是古代最著名的燈塔。位於亞歷山大港口，約公元280年由尼多斯的索斯特拉·塔斯為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建造。在技術上是一項偉大成就，奠定了燈塔建築原型。



# 詩訊

●原訂於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舉行的第四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改於三月廿五日至卅一日在海南省三亞市舉行，由於臨時改期之故，部份預定參加的海外詩人不克到會。但海內外包括港台美加歐澳等各地參與盛會的詩人仍然極眾。本刊主編陳銘華專程赴會，並趁便於會後赴上海、南京、西安等地探訪詩友。

●本刊顧問非馬三月底抵洛城探親，曾與新大陸詩人們多次歡聚。

●《世界華文詩歌、文學報刊名址440家》經由安徽《詩家》報出版，該報歡迎索閱，每份需款人民幣五元，海外自酌。匯寄或掛號地址：231500安徽廬江《詩家》編輯部陳韶華先生收。

●十六歲即已由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十六歲的風》個人詩集，並列為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保送預備生的青年詩人丁霏，已於今年正式成為清大電機工程的學生，在學習理工專業之餘仍然繼續堅持創作，並嘗試所謂理工思維的創作方法。

●澳洲華文詩人黃玉液（心水）最近出版了微型小說集《養螞蟻的女人》。

●台灣《葡萄園》詩刊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出版35週年詩會專輯。

●台灣《創世紀》詩雜誌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推出冬季號《東方現代備忘錄》，是一本設計獨特，在台灣現代藝術史上具有很大意義的詩人畫家選集。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0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





封底畫作·羅青

十萬圖之一：萬卷詩舍